

管仲

他为霸业而生

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

他曾是一个失败的商人，一个胆怯的士兵，一个读职官员，最终却成为匡助齐国称霸诸侯的一代名相。他就是管仲，第一位彪炳春秋的改革家。

余耀华◎著

翻开本书，领略管仲主导的兵强先得国富、国富先得民足的称霸逻辑



管仲

他为霸业而生

余耀华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管仲:他为霸业而生 / 余耀华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6.10
ISBN 978-7-5075-4471-8
I. ①管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管仲(?-前645) - 传记 IV. ①B226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5953号

管仲:他为霸业而生

著 者: 余耀华

出版策划: 李金水 蔡荣建

责任编辑: 黄彩霞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 话: 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 行 部 010-58336267 58336266
责任编辑 010-5833627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960 1/16

印 张: 28.25

字 数: 476千字

版 次: 2017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75-4471-8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第01章	管鲍之交 / 001	第25章	盟武地痛受干 / 101
第02章	齐襄公乱伦 / 009	第26章	变宋仲晋 / 117
第03章	失信惹来杀身之祸 / 018	第27章	裁濮美臣强河断 / 128
第04章	齐国之君谁来当 / 025	第28章	湘之固富去疆恢朝共 / 138
第05章	管鲍各为其主 / 031	第29章	断又丁缺肆夫大中 / 149
第06章	一箭之仇 / 038	第30章	丁漏夫平局睡 / 150
第07章	齐桓公登基 / 045	第31章	楚营大 / 152
第08章	干时大战 / 051	第32章	子烹平展 / 158
第09章	鲍叔牙荐贤 / 062	第33章	富人强江 / 163
第10章	借刀杀人 / 068	第34章	利向风景醉另 / 165
第11章	黄鹄之歌 / 075	第35章	素琴 / 172
第12章	心忧挚友愁白头 / 085	第36章	菊香人奇 / 174
第13章	齐桓公喜得一佳人 / 091	第37章	断舍出商代崩研 / 176
第14章	高山流水觅知音 / 098	第38章	泉断合首 / 179
第15章	竖刁献媚 / 104	第39章	盟武地晋 / 184
第16章	鲍叔牙三荐管仲 / 110	第40章	宋刻商断昔前新 / 177
第17章	智报一箭之仇 / 116	第41章	官自以裂 / 179
第18章	祖庙荐英才 / 122	第42章	智报中管 / 180
第19章	急功近利 / 128	第43章	强武火事公断齐 / 181
		第44章	楚营合二 / 189
		第45章	楚营头断合三 / 191
		第46章	断武断中半楚楚 / 197
		第47章	断武断中 / 198
		第48章	断武断中 / 199

第20章	曹刿论战 / 134	
第21章	长勺之战 / 140	
第22章	管仲大祸临头 / 147	
第23章	筑坛拜相 / 153	
第24章	齐桓公当甩手掌柜 / 161	
第25章	奸佞歃血为盟 / 167	
第26章	管仲求变 / 175	
第27章	淄河邂逅美娇姝 / 181	
第28章	开辟财源走富国之路 / 188	
第29章	宁大夫唱起了反调 / 196	
第30章	鲍叔牙失踪了 / 202	190 \ 文之酬管 章10第
第31章	大营救 / 210	900 \ 介括公襄衣 章20第
第32章	易牙烹子 / 216	810 \ 厨之晏杀来慈出夫 章30第
第33章	卫姬入宫 / 223	750 \ 豈來曲昏之國齐 章40第
第34章	民情是风向标 / 232	440 \ 士其成各酬管 章50第
第35章	孽缘 / 238	850 \ 舟之蒲一 章60第
第36章	奇人奇谋 / 244	780 \ 基登公孫长 章70第
第37章	招徕外商出奇招 / 250	170 \ 姑大相干 章80第
第38章	首合诸侯 / 256	520 \ 贊等天殊禮 章90第
第39章	曹刿劫盟 / 264	880 \ 人杀代昔 章01第
第40章	诚信引得诸侯来 / 273	270 \ 桓之器黄 章11第
第41章	竖刁自宫 / 279	280 \ 夫白燃或舉舟心 章21第
第42章	管仲纳贤 / 286	190 \ 人封一機喜公孫长 章31第
第43章	齐桓公举火授爵 / 293	890 \ 管臣黃木高山高 章41第
第44章	二合诸侯 / 298	101 \ 讓補臣鄂 章51第
第45章	三合诸侯关贸签约 / 304	011 \ 册會等三代建讓 章61第
第46章	铁犁牛力助农耕 / 309	011 \ 舟之蒲一器管 章71第
第47章	伯氏抗税 / 316	551 \ 水英華直田 章81第
第48章	蔡姬戏水 / 322	851 \ 師云也志 章91第

第49章 鲍叔归来 / 328

第50章 四合诸侯 / 335

第51章 商战 / 340

第52章 战略调整 / 346

第53章 管仲妙计灭令支 / 351

第54章 偷渡卑耳河 / 360

第55章 老马识途 / 365

第56章 踏平孤竹 / 371

第57章 庆父不死鲁乱未已 / 377

第58章 城邢封卫 / 386

第59章 竖刁贪贿泄军机 / 393

第60章 不战而屈人之兵 / 399

第61章 六合诸侯 / 405

第62章 德服郑侯 / 413

第63章 八合诸侯定周室 / 419

第64章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/ 423

第65章 夜观天象悟玄机 / 429

第66章 病榻论相 / 435

第01章 管鲍之交

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（今陕西长安县西北）迁至洛邑（河南洛阳），史称“平王东迁”。历史上将东迁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。从这时起，一直到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，大体上与孔丘所修《春秋》一书的年代相当，所以，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。

历史进入春秋时期，周室王权逐渐衰落，诸侯的违礼僭越逐渐公开化，各自为大，基本不再定期朝拜周天子了。孔丘把这一时期看成是“礼崩乐坏”时期。

王权衰落，使春秋时期出现权力真空，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，天下乱成一锅粥；礼崩乐坏，导致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混乱，引发了旧有秩序的改体。

春秋时期，王权衰落，礼崩乐坏，群雄纷争，实为乱世。

乱世出英雄。春秋前期的齐国，就出了这么一个惊天地、泣鬼神、扭转乾坤、改变中国历史的英雄。直至今日，华夏之生灵，仍然在沐浴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恩泽之中。诸多国策如关税协定、招商引资、盐铁专卖、物价政策以及商战等等，很多都出自他的首创。假若没有这位伟人的诞生，没有这位伟人的变革，中国的历史可能要重写。

闲话少讲，书归正传。且先将这位伟大的风云人物请出场，以饷诸公。正是：

莫把酒爵浇愁肠，且看小子话天下。

开卷即能觅古踪，胜似逍遥走天涯。

齐国临淄城郊的大道上，三条汉子在风尘仆仆地赶路，走在前边的那位，三十左右的年纪，此人姬姓，管氏，名夷吾，字仲；中间那位，名叫鲍叔牙，年长管仲五六岁，是管仲的结义大哥；最后那位是管、鲍二人结识不久的朋友召忽。

管仲是颍上人，家居管家堡，祖先乃名门望族，其父管庄曾做过齐国的高官，后来家道中落，到管仲这一代，已经是穷困潦倒了。管仲有个叔父叫管至父，仍在齐国为官，因管仲家贫，管至父从来不曾想到有这位老嫂子和侄子的存在。管仲人虽穷，可志却不短，故也不欲高攀，两家虽为至亲，却素未往来，彼此形同陌路。

管仲虽沦为庶人，但仍不失其祖上遗风，其父健在之时，抱着重振家门的希望，倾其所有，供管仲读书。管仲自幼聪颖绝伦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加之又勤奋好学，到十五岁左右，已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，更兼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样样精通。方圆几十里之地，文人学子，都知道管家堡有个管夷吾。

管家堡背靠凤凰山，凤凰山幽谷中有一隐者，于山中筑庐而居，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甚少与世人来往，只是隔段时间下山购置生活用品，人们才得偶窥其容。人们只知道凤凰山中有一隐者筑庐而居，却不知其来历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管仲上山打柴，恰逢大雨，避雨于茅庐，与隐者相见。交谈之中，隐者察觉到这位少年人谈吐不凡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。主动向管仲提出，愿以胸中所学倾囊相授。管仲喜不自胜，回家禀报于父母，然后定期入凤凰山幽谷中，于隐者茅庐之内，求教于隐者。三年之后，尽得隐者真传。兵法纯熟，武艺超群，尤其是箭法，更是神出鬼没，出神入化，有百步穿杨之能。

忽然有一天，管仲又至隐者幽居之茅庐，却是人去庐空，不见隐者踪迹。不知他从哪里来，也不知他到哪里去，就像天上一片浮云，飘然而来，飘然而去，不知其踪。三年中，隐者从不道姓名，也不许管仲询问，师徒一场，管仲尚不知隐者何许人也。管仲一连几天上山等候，终不见隐者归来，知其再也不会回来，怀着无比眷恋的心情，下得山来。

三年时间，隐者已将管仲造就为一个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的经邦济世之才。

鲍叔牙是个商人，家资颇丰。管、鲍二人合伙在南阳做生意，分红时，管仲总要占些便宜，鲍叔牙视而不见，在一块做买卖的人看不过眼，常在鲍叔牙面前嘀咕，鲍叔牙解释说，管仲胸怀经邦济世之才，只是未逢其时，他多得的红利，是为了赡养老母，算不了什么。管仲知道这件事后，从内心里感激鲍叔牙，两人成为莫逆之交。

召忽生得牛高马大，乃一赳赳武夫，在南阳颇有名气。

管、鲍二人合伙在南阳做生意，虽然知道召忽这个人，但从未打过交道。

一次，南阳城几个地痞流氓，欺负管仲是外地人，故意找茬敲诈管仲，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好几次了。若论管仲的身手，对付这几个小流氓那是绰绰有余，只是长年要在南阳做生意，犯不着与这些小人为敌，所以总是一忍再忍。但这一次几个小流氓却是太出格了，不但把管仲的生意挑子砸了，还把管仲痛打一顿，鲍叔牙从中劝阻，也一同挨了打。

召忽恰好从此地路过，碰上了这档子事，他本是个侠义之士，见几个地痞流氓当街行凶，怒不可遏，出手把几个地痞流氓痛打了一顿。

事后，三个人坐在一起，谈起各人的志向，竟有相见恨晚之感。管仲觉得南阳不是久留之地，决定到临淄去，那里是齐国的都城，是齐国政治文化中心，凭自己的能耐，说不定能讨个出身。鲍叔牙、召忽二人竟然同时附和，愿一同前往。于是，三人结伴，直奔齐国的都城临淄。

管仲、鲍叔牙、召忽三人进入临淄城，见都城的气势果然与他处不同：大街小街，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车连车，人挤人，道路常因之而堵塞，处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、兴旺发达的景象。路口上，街角处，随处可见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的艺人，吹、击、弹、唱，悠扬的乐声回荡在空中，听起来使人心旷神怡，吸引了不少的围观者；斗鸡、杂耍、踢毽子、下棋，围观者一堆又一堆，时不时传出叫好声、吆喝声，好不热闹。

三人一路劳顿，已是十分疲惫，顾不得欣赏这热闹场景，先到东昊客栈找了个房间住下来，然后洗个热水澡，胡乱地吃点东西，回到客房，倒在床上，美美地睡上一觉，以消除旅途的疲劳。

第二天，三人又睡了个懒觉，日上三竿之后才起床，漱洗完毕，不在客栈用餐，结伴出门，在大街上寻个小摊点坐下。鲍叔牙对摊主道：“来三份临淄菜煎饼，让我的朋友尝尝临淄的小吃。”

不一会，摊主将三份热气腾腾的临淄菜煎饼端上来，鲍叔牙取过筷子，分给一人一双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临淄菜煎饼的制作很简单，就是烂馅加烧烙，将豆腐、粉条、韭菜或葱，加油炒熟，然后把煎饼揭开，均匀摊馅并折成长方形，再在锅内加油将两面烙成金黄色。”边说边夹了一块煎饼放进嘴里，品尝一下道：“内软外脆、菜香扑鼻。”

管仲、召忽也学着鲍叔牙的样子吃起来，交口赞道：“内软外脆、菜香扑鼻。果然是好吃。”

“老板，临淄近来可有什么趣闻逸事吗？”鲍叔牙边吃边问道。

“听口音你也是本地人吧？”摊主问道。

鲍叔牙道：“不错，我也是齐国人，只是长年在在外，走南闯北，对家乡倒有了一些陌生之感。”

“想回家乡发展呀？”摊主问。

“嗯！还带来两个朋友，想搏个出身。”鲍叔牙指指管仲、召忽说。

“想搏个出身？”摊主道，“有本事，就到招贤馆去。”

“招贤馆？”管仲反问道，“什么招贤馆？”

摊主手指前方道：“前面拐角处右转，不足百步就是招贤馆，是朝廷招贤纳士的地方，三位若有真才实学，不妨前去试试，否则，还是去做你们的老本行吧！”

三个人对视一眼，笑了笑，没有回答摊主的话。吃罢早点，鲍叔牙会了账，召忽起身道：“是不是去招贤馆看看？”

鲍叔牙却对管仲说：“你叔叔不是在齐国做官吗？可不可以去找找他？”

“算了吧，这么多年，他从未看我们母子一眼，甚至连个信也不愿意给，何必去讨贱。还不如到招贤馆去碰碰运气。”管仲恐找叔父会讨没趣，不愿意去找他。

召忽道：“也不忙在一时，先在临淄城转转再说。”

管仲、鲍叔牙同意召忽的建议，三人用过早点之后，先在临淄城转悠了大半天，饱览都城的风土人情，直到下午，才向招贤馆走去。

齐国本是东方大国，历经数十年动乱，使齐国的社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，到春秋初年，国力并不是很强。齐僖公对齐国衰落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，认为除内乱之外，无良才辅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于是，他将临淄城一处公堂，辟为对外招贤纳士的场所，取名为“招贤馆”。派专人在招贤馆当值，专门招纳愿意为朝廷效力的贤良之士。然而，招贤馆开设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应招者却是寥寥无几，更无贤者至。齐僖公知道此事急不得，仍派人常驻招贤馆，以待贤者来投。正是：

僖公设置招贤馆，静候天下俊颜来。

果然天运降大齐，招贤引来济世才。

管仲、鲍叔牙、召忽三人来到招贤馆，正是招贤馆开设很长一段时间、很少有人问津的时候。

所谓招贤馆，实际上就是几间平房改造而成，门口挂上个“招贤馆”的牌子，里面摆上几张桌子，安排几个人在里面当值。管仲、鲍叔牙、召忽三人走进招贤馆的时候，馆内两名书办正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见三个人走进来，站起来礼貌地说：“各位请坐，这里是招贤馆。”

管仲道：“知道是招贤馆，换个地方，我们还不来呢！”

两名书办见管仲出言不凡，忙堆着笑脸道：“客官请坐，三位来招贤馆，是自荐呢？还是为他人荐？”

另一位书办赶忙替三人各沏了一爵茶。

管仲接过茶，微笑着点头表示谢意，然后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当然是自荐。闻招贤馆招贤纳士，不知是否属实？”

一名书办回答：“当然属实，主上欲图国富民强，招贤良之士以为国用，只要是贤能者，定当受到重用。”

“何为贤，何为不贤，有何标准可言？”管仲继续问道。

一名书办道：“文人以文章论优劣，武将以功夫定高下。主上对招纳之人将量才取用。”

管仲道：“我等乃文士，欲在朝中谋个差事，如何应试，请先生安排则过。”

“啊！既然如此，这里有试题一道，题目是‘治国之道’，请三位各作策论一篇，小可将直呈主上，以定优劣，择优选用。”书办客气地说。

“行，那就开始吧！”管仲道。

鲍叔牙、管仲、召忽三人分别找张桌子坐定，书办分别给三人送上文房四宝。一个时辰后，管仲率先交卷，鲍叔牙、召忽也随之先后交卷。一名书办收好三人的策论文章，另一名书办则说：“三位是否有了住处，是否要在下效劳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们已在东昊客栈住下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三天之后给你们答复，行吗？”一名书办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好的，三天之后我们来讨信。”管仲回答。

书办道：“若有事，我们会到东昊客栈去找你们。”

三人告辞了书办，离开了招贤馆。

且说齐僖公得知招贤馆有三人前来考试，先并不在意，待看过考试之人所作之策论后，不由暗自心惊，三篇策论，不但书法好，文章则更妙，特别是管仲所作之策论，乃平生仅见之好文章。他正愁两位公子找不到好老师，看来此三人却是上佳人选。

原来，齐僖公有三位公子，长子诸儿，已立为太子，即后来的齐襄公，次子公子纠，三子小白，皆无良师辅佐，僖公想为公子纠、公子小白选择良师，一直没有合适人选，看到管仲、鲍叔牙、召忽三人的文章，又动了择师之念。

第二天，齐僖公派人到东昊客栈对鲍叔牙、管仲、召忽三人进行面试，面试之人回来介绍了面试情况，特别对管仲赞不绝口，说管仲言谈举止、举手投足之间，无不显示出大家风范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听完汇报，齐僖公当即决定，聘管仲、召忽为公子纠的师傅；鲍叔牙为公子小白的师傅，择吉日拜师。

拜师吉日，两辆车停在东昊客栈门口，一辆车接走了管仲与召忽，一辆车等候鲍叔牙上车。

先说管仲和召忽，乘车来到公子纠府第，老态龙钟的齐僖公已等候在那里，管仲、召忽得知眼前的老人就是齐侯，慌忙俯伏于地叩拜道：“草民拜见君上！”齐僖公微笑着说，“寡人知二位乃时之俊杰，有意聘二位为二公子纠的师傅，你们可愿意？”

管仲、召忽听说要他们做公子傅，心中暗暗吃惊，但也惊喜非常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在下才疏学浅，恐有辱君命。”

“寡人看过二位的策论，字字皆珠玉，甚是满意。”齐僖公哈哈大笑，顺手拉过一个小男孩，对二人说道，“寡人将公子纠托付给你们，望二位尽心教导于他，莫负寡人之托。”

管仲、召忽叩首道：“吾等当竭尽全力辅佐公子纠，不负君上所托。”

齐僖公请管仲、召忽二人上坐，命公子纠向二人行拜师之礼。

拜师礼刚毕，忽有人来报，说鲍先生有病，没有接旨前来报到。齐僖公问管仲道：“怎么？鲍先生有病？”

“啊！”管仲听说鲍叔牙有病，有些不相信，因为他们刚从东昊客栈出来，临出门时，鲍叔牙还是好好的，为何突然说有病呢？心知必有原因，于是含糊地说：“待在下回客栈看看。”

管仲、召忽闻鲍叔牙身体不舒服，连忙赶回客栈，见鲍叔牙好好的，并无病，

管仲奇怪地问：“鲍兄身体并无恙，为何不出来做事？”

鲍叔牙道：“知子莫若父，知臣莫若君。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，所以委派我辅佐他最小的儿子小白，我不想干。”

召忽同情地说：“你若坚决不干，就继续装病，不要出来，我去向国君禀报，说你病得不轻，快要死了，就一定能把你为公子小白的师傅的职务免掉。”

管仲道：“不行，欲图大事者，不能推辞工作，更不能贪图安逸，将来真正掌握齐国政权的，还不知道是谁呢！鲍兄还是要出来干。你忘了我们的志向吗？”

召忽对小白也缺乏信心，并不同意管仲的看法，他说：“不行，我们三个人对齐国来说，就好比鼎之三足，若去其一，就立不起来。依我看，小白一定不是继承君位之人。”

管仲见鲍叔牙、召忽两人对小白都没有信心，颇不以为然，他分析道：“我认为你们的看法不对，人们因为憎恶公子纠的母亲，连累到看不起公子纠本人，但同情小白没有母亲。诸儿虽然是长子，据了解，其人品质卑贱，前途如何还说不定。依我看来，今后举齐国之政者，非公子纠或公子小白不可。公子小白之为人，虽然不会耍小聪明，而且性格暴躁，但是能把握大方向。不是我管夷吾，就不会理解、容忍公子小白。如果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，公子纠得以立为君，也难成其大事，那时候，不靠你鲍叔牙出来安定国家，还能靠谁呢？”

召忽是个耿直的人，他对于齐僖公之后的齐国政局非常担心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国君百年之后，如果有违君命而废掉我所拥立的公子纠，夺去公子纠的君位，就算他得了天下，我也不愿活着辅佐他。何况参与了我们的政事，接受君主而不知改变，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，则是我义所当为之事。”

管仲是个注重大局而不拘小节的大智大慧者，他并不赞同召忽的观点，认为此乃愚忠。他说：“我作为人君的臣子，是奉君命而为国家主持宗庙，岂能为公子纠个人而牺牲自己的性命？只有当国家破、宗庙灭、祭祀绝的情况下，我才会去死。除此三种情况，我都要活下来。我活着对齐国有益，死了对齐国无利。”

鲍叔牙见二人将话越扯越远，忙插嘴问道：“那么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

管仲道：“你接受命令就是了。”

鲍叔牙采纳管仲的意见，接受了齐僖公的命令，出任公子小白的师傅，辅佐小白。

管仲对鲍叔牙和召忽说：“我们三个辅佐齐国两位公子，若诸儿不济，继任齐国之君位者，非公子纠，即公子小白。我们三个人约定，将来无论是公子纠做了齐国国君，还是公子小白做了齐国国君，我们都要相互引荐，辅佐新君，共图大业，使齐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。”

鲍叔牙赞同道：“我也有此想法，今后我们三人，无论出现了什么情况，都要同舟共济，相互提携，这才不枉我们兄弟一场。”

管仲高兴地伸出双掌，鲍叔牙同样也伸出双掌，召忽亦伸出双掌，三人击掌盟誓，齐声道：“同舟共济，相互提携。”

鲍叔牙担任公子小白的师傅后，心里似乎没底，找到管仲问道：“我该如何工作呀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为人臣者，若不能为君主尽力，则不能成为君主的亲信，若不能成为君主的亲信，在君主面前说话就没有分量。说话没有分量，国家就不能得到安宁。总之，侍奉君主，不可有二心，这是最主要的。”

鲍叔牙赞成管仲的观点，于是尽心辅佐公子小白。有词为证：

胸怀经天纬地才，投奔临淄谋出身。

本是三个好兄弟，分成两拨事二人。

公元前698年底，齐僖公病逝，太子诸儿即位，是为齐襄公。

齐僖公临终之前，对世子诸儿交了两件事，一是齐国与纪国乃世仇，继位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灭掉纪国，若不能报此仇，死后不得入祖庙；二是公孙无知，乃僖公同母之弟的儿子，嘱诸儿要善待之，衣服礼秩，一如生前之数，不得有所减少。

自采天春平... 齐襄公即位后，齐国面临的形势是：南面的鲁国和西面的宋国，都是实力较强的国家，较难对付；北面的燕国，国力虽较弱，但却不是争雄之地；东边的纪国，国力弱小，且与齐国有世仇，是齐国要消灭的对象。齐僖公在世之时，曾欲以朝纪为名，乘机灭掉纪国，由于计谋外泄，为纪国所察而未能得逞。若能灭掉纪国，齐国的势力就可以拓展到山东半岛的东头，这对扩充齐国的势力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齐襄公即位之后，准备先从纪国下手。

第02章 齐襄公乱伦

齐襄公即位后，齐国面临的形势是：南面的鲁国和西面的宋国，都是实力较强的国家，较难对付；北面的燕国，国力虽较弱，但却不是争雄之地；东边的纪国，国力弱小，且与齐国有世仇，是齐国要消灭的对象。齐僖公在世之时，曾欲以朝纪为名，乘机灭掉纪国，由于计谋外泄，为纪国所察而未能得逞。若能灭掉纪国，齐国的势力就可以拓展到山东半岛的东头，这对扩充齐国的势力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齐襄公即位之后，准备先从纪国下手。

灭掉纪国，并非一件易事，因纪国素来与鲁国交好，纪国国君之妻乃鲁国王室之女，且纪国以前一直追随鲁国参与中原的活动。在郑国与宋国的对抗中，齐国支持宋国，鲁国支持郑国，结果，郑、鲁、纪三国联军大败宋、齐、卫、燕四国联军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齐与鲁、纪的关系进一步恶化。因此，齐国欲灭纪国，鲁国似乎不会袖手旁观，如果鲁国参与其中，谁胜谁负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齐襄公深知这中间的利害关系，于是采取行动向鲁国示好，修好与鲁国的关系，以求达到齐国进攻纪国时，鲁国保持中立而不参与其中。与此同时，齐国派兵驻扎在齐、纪边境，一来进一步对纪国施加压力，二来试探鲁国的态度。

纪国在齐国的强势压迫下，向鲁国寻求庇护。而鲁国与齐国刚修好，不便与齐国马上翻脸，但也不愿就此看着纪国被齐国消灭。鲁桓公又充当起了调解人，于周庄王二年（公元前695年）春，带着纪国国君来到齐国的黄地与齐襄公谈判，并签订了休战盟约，称之为“黄地之盟”。

黄地之盟并没有削减齐襄公灭纪的决心，反而还加大了对纪国压迫的力度，鲁国见自己再一次被别人扫了面子，便与齐国翻脸。是年五月，齐军入侵鲁国，齐、鲁两军决战于鲁国的奚地，结果鲁军大败而归。

鲁桓公自奚地之战失败之后，再也不想与齐国为敌，于第二年春天，亲自携夫人文姜到与齐国交界的泺水和齐襄公会谈修好，签订修好盟约。此一去，有分较，导出一件天大逸闻，惹来一桩滔天大祸。这就是：

齐襄公淫乱丧伦，鲁桓公命丧黄泉。

狗男女遗下祸患，后代人结怨百年。

原来，鲁桓公的夫人文姜，是齐襄公同父异母之妹。文姜生得面如秋水，貌若芙蓉，国色天香，乃一绝世美人，兼而通今博古，颇有文采，故而号文姜。

齐国世子诸儿，也就是齐襄公，原本是个嗜酒之徒，与文姜虽为兄妹，但同父不同母。诸儿长文姜二岁，二人自小在宫中一起长大，一起玩耍。文姜渐渐长大，出落得如花似玉，亭亭玉立，是临淄城出了名的美人。诸儿也长成一个大小伙子，已粗通男女之事，见文姜如此才貌，且又举止轻浮，每有调戏之意。偏那文姜生来妖媚，是一个不顾礼仪之人，语言戏谑，及至那秽亵之言，全然不避。诸儿身材伟岸，粉面朱唇，天生的一个美男子，与文姜倒是天生的一对璧人，可惜两人是兄妹，不得配对成双。但两人常在一起，并肩携手，耳鬓厮磨，无所不至，仅碍着左右之人，单少了同衾贴肉行那云雨之事而已。齐僖公夫妻溺爱子女，不曾妨碍此事，以至儿女长成之后，惹来杀身之祸。

齐僖公在世之时，曾欲将文姜许配给郑国太子忽，遭到太子忽的婉拒。文姜闻太子忽不允婚事，心中郁闷，染成一疾，暮热朝凉，精神恍惚，半坐半眠，寝食俱废。世子诸儿以探病为名，经常闯入文姜闺房之中，挨坐在床头，将文姜身体的上下、内外抚摸个够，恰同一对小情人，只差没有淫乱。

一日，齐僖公偶然到文姜处探视，恰逢诸儿在侧，见二人神情有异，责备诸儿道：“你虽为兄长，但礼宜所至，也当避嫌。今后只能遣人前来问候，不必亲自到此探视。”

诸儿唯唯而出，自此两人相见渐稀。不久，僖公又为诸儿娶宋女为妻，鲁、莒两国俱有女陪嫁。诸儿爱恋新婚，与文姜之情也就渐渐疏远了。文姜深闺寂寞，怀念诸儿，病势愈重，但却只能藏在胸中，难以向人言状。

后来，齐僖公将文姜嫁给了鲁桓公，才暂时斩断诸儿、文姜这对兄妹的孽缘。

文姜闻鲁侯要到齐国之泺水与乃兄齐襄公会盟，又勾起她对那位同父异母

的兄长齐襄公的畸形恋情，欲借归宁之名，与鲁桓公同行回齐。鲁桓公溺爱其妻，不敢不从。

鲁国大夫申繻谏道：“女有夫家，男有妻室，古之制也。礼无相渎，渎则有乱。女子出嫁，父母若在，每岁一归宁。今夫人父母俱亡，无以妹宁兄之理。鲁乃礼仪之邦，岂可行此非礼之事？”

鲁桓公已许文姜，不欲失信于爱妻，便不听从申繻的建议。夫妇同行，车至泺水，齐襄公早就等候在泺水，见鲁桓公夫妻双至，殷勤相接，先行国君之礼，后叙郎舅之情，彼此问寒问暖，好不亲热。两国遂于泺水签订盟约，然后一同发驾，来到临淄。

文姜回到齐国，见到既是情人、又是哥哥的齐襄公，内心一阵骚动，情不自禁。只是碍于鲁桓公在侧，只好强压欲火。齐襄公自从他这位如花似玉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远嫁给鲁桓公之后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，只是天涯相隔，只好将那思恋之情强压在心头。回到临淄，先是设宴款待鲁侯夫妻，然后迎文姜进宫，说是与旧日嫔妃相会叙旧。

原来那齐襄公在内宫造有密室，将文姜接至宫中之后，直接进入密室，置私宴与文姜单独叙情。有道是酒为色之媒，色因酒壮胆，两人饮酒之间，四目相对，犹如干柴遇上烈火，你贪我爱，欲火一触即发，遂于那密室之中，行那苟且之事，两下迷恋不舍，遂又留宿宫中，日上三竿，两人尚赤身裸体，相抱而眠。可怜那鲁桓公一人在外，冷冷清清。

鲁侯疑窦顿生，遣心腹到宫中细细寻访，心腹回报，说齐侯未娶正妃，只有偏宫连氏。连氏乃大夫连称之妹，向来失宠，齐侯甚少与她相处。姜夫人自入齐宫，只是兄妹叙情，并无其他宫嫔相聚。

鲁侯情知有异，恨不得冲进宫去问个明白。恰好人报，说国母出宫来了。

鲁侯气恼非常，质问文姜：“夜来宫中，同谁饮酒？”

文姜道：“同连妃。”

鲁侯又问：“几时散席？”

“久别话长，说个没完没了，直到月已西斜，方才散席，已是半夜时分了。”文姜不悦地道，“怎么，审问呀？”

鲁侯继续道：“你兄可曾陪你饮酒？”

“兄长不曾来。”

鲁侯冷笑着问道：“难道兄妹之情，不来相陪吗？”